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

六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騰錄監生臣程驪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五

吳江朱鶴齡撰

陳

蘇傳列國之風皆有所由起其降也雖善者不能無
弊是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太姬之餘
俗為遊蕩無度說本亦理勢然也○王應麟曰變
風終于陳靈詩遂亡矣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
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歟

子之湯兮宛丘

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季本曰毛傳四面高中央下曰宛丘爾雅

丘上有丘曰宛丘與地廣記獨取爾雅之說謂今其地形則然蓋必有所徵矣

之上兮洵有情

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讀如

無冬無夏值

音稱○傳持也

其鷺羽

無冬無夏與末章同不必叶○周禮有大舞有小舞大舞籥舞也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是也小舞羽舞也值其鷺羽是也

○坎其擊缶

音

宛丘之道

讀如

無

冬無夏值其鷺翮

音導讀殖酉反音受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毛以為刺大夫與序不同然二說本合蓋

風行自上刺大夫亦是刺幽公耳朱子以為不知何
指則此詩果安屬耶無望謂無威儀可瞻必斥有位
者言之說者謂詩序毛公所作觀宛丘傳知其不然
也使序果出毛公不應與傳異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

音文。爾雅榆白粉。孫炎曰榆之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卻著英皮白色。

宛

丘之栩

音許

子仲

傳子仲陳大夫氏

之子婆娑

呂記娑娑不必是舞但襄徊翺翔之

義其下

讀如

○穀旦于差

音釵讀七何反音蹉。穀旦猶言良辰。孔氏以為無陰雲

風雨為穀旦差鄭訓
擇謂擇善地而遊

南方之原

毛鄭作南方原氏之女
疏云春秋如陳葬原仲

是陳有大夫姓原氏
也集傳作高原之處

不績其麻

叶謨婆
反音磨

市也婆娑

集傳
差麻

與娑叶原
字無韻

○穀旦于逝越以駿

音邁

讀力制反音利○
箋言男女總集而

行往所
會之處視爾如菽

音翹○爾雅郭璞云今荆葵也似葵
紫色陸璣疏苳菜一名荆葵花紫綠

色微
苦

貽我握椒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疏序云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

麻是也會于道路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市井娑娑是也○嚴緝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意者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之時非國史題其事于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并首序去之非也桑中溱洧諸詩或謂淫者自道此詩亦謂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皆淫人動于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

誦之耶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此詩不
績其麻市也娑娑正是誚責語非相樂之辭信首序
未易去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

古橫字

門之下可以棲遲泌

王志長曰泌泌通泉水云
泌彼泉水傳云泌然流也

此傳云泌泉水然則泌為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

之洋洋可以樂飢○豈

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

去聲

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

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也

疏云誘者誘其自強令興國致治也

歐陽義首章言陳國雖小苟有志于立事則亦可以有為二章三章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大國不可待而得蘇傳食魚必魴鯉娶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以加之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據序說猶孟子云滕雖

編小可為善國朱子作隱居自樂而無求之辭語意
酷類從之可也但譏序愿無立志為因僖公之謚而
配以此詩則不然凡序所分作詩時世雖不盡可考
然相承必有原委決無以謚法強配欺天下後世者
朱子之論毋乃過于深文乎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

為豆

麻

讀如

彼美淑姬

董氏曰周姬
姓陳因元女

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
無所攷按成九年左傳引逸詩雖有姬姜無棄憔悴何

云無考

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彼美淑姬可

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管

音間○管茅屬陸璣疏根下五寸中有白粉朱

傳云莖有白粉恐脫誤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傳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詩人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蓋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非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李氏曰如周宣王之

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皆能夙夜儆戒
輔君以成其德不獨人君也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
榮躬勤家業奉養其姑教勸升修學升
感激自厲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麻紵資女

工管茅柔白故思賢女者以之託興朱子作男女聚會之辭意味殊短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音臧

昏以為期

士昏禮漏下三商為昏尚書緯刻謂之商

蘇易簡文三商而牂高春而起昏以為期者親迎之禮必在昏時

明星煌煌

箋時女留他邑不行

乃至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楊旭曰肺從本音廢方與暫叶集傳音沛

或借義當轉此音耳然于韻難諧且甘棠蔽芾
音廢借盛貌此讀本音而借盛貌亦無不可
昏以為

期明星哲哲

音制俗本
從析非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
句親迎
句女

猶有不至者也

疏昏姻失時者毛以為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
之時按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毛說所本周禮
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鄭說所本○序說
與鄭之丰相類然此事世所希有朱子則曰男女期

會而負約之詩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

釋文所宜反又音梳古音考音其云徐錯讀如西

之夫也不

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箋已猶去也

誰昔然矣

蘇傳知而不之去者昔誰

為此乎集傳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

○墓門有梅有鴉

疏鴉一名鵬亦名梟亦名鴟陸璣疏

鴉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是也按楚詞注鴟鴞二物鴞今謂之鴟鴞一名怪鴟鴞肉甚美可

為羹臠又可為炙

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

讀悉悴反音碎之唐本作訊

止訊予

集傳云疑當依前章作而

不顧顛倒思予

序墓門刺陳佗也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

民焉

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蔡人

立桓公子躍是為厲公事見左傳○按史記以佗為厲公又以躍為利公益厲利聲相近故誤班固以厲公為

桓公弟

亦誤

墓門凶僻之地棘生必析之以斧以興陳佗之必當

去也梅雖美木生墓門而惡鳥集之以興太子免之

終見害于佗也

本蘇傳

夫也不良言陳佗也誰昔然矣

言疇昔已然追咎桓公不為佗置賢師傅以致弒逆

之事也顛倒思予亦追咎之辭。○按程呂諸家皆從序蘇傳同而不用其師傳之說集傳以為不知何措辯說又謂陳無可紀獨佗作亂以是詩與之夫存序此說亦可垂訓必以無所考據而廢之過矣左傳佗如鄭蒞盟歆如忘洩父知其必不免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此獨非一證耶。○郝敬曰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取乎風故陳之墓門與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其立戒同

也

呂記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
事理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遣佗往鄭盟歆如忘
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盡惑變壞如此此詩人之所
傷也○王志長曰按桓公鮑之立佗生才十年爾桓
公在位三十八年間擇良師傅與佗遊寧必佗之不
義至此極哉桓公以弟之賢否無與於已而孰知身
肉未寒子即受其毒故父兄之棄子弟實自棄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

音窮

後漢書注博物記曰
防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

有旨苕

此苕謂苕

饒可食與小雅苕之華不同彼乃凌霄疏防多樹木故鵲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喻宣公信讒故讒

人集

誰侑

爾雅侑壽同程子曰侑謂壽張迂回馬誰侑予美

憂讒人之誣賢善也集傳指所與私者不可從

心焉忉忉

音刀

○中唐傳中中庭也唐堂塗

也疏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唐與陳廟庭之異名其實一也

有斲

音闢○釋宮斲斲謂之斲郭璞云斲斲也

卽有旨鷓

音逆○綬草也陸璣疏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詩人為賢

者憂之

何楷曰陳宣公信讒事無所考惟史記載宣公二十一年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奔齊此亦足為信讒之一證○

歐陽義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如防有鵲巢積漸構成之爾又如苔饒之蔓引牽連也中唐有甍非一甍也亦以積象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

交織以成或義與貝錦同王志長曰防有鵲巢以遠者試之耳中唐有甃則言及目前矣邛有旨茗其說蔓延牽連耳旨鷗則羅織成文矣讒人之情狀如此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

音了

佼人僚

音了

兮

舒窈窕

音矯

兮

舒窈窕

音矯

兮

然而美按窈窕指佼人言此古說也集傳則云思者之情以字義言之窈窕慢受天絃于姿容不類從集傳為

長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懽

音柳

兮舒窈

懽

音叶時倒

兮勞心慄

音草

兮

舒窈

音草

兮

舒窈

兮

月出照

兮佼人燎

音料

兮舒夭

上聲

紹兮勞心慘

當作慄七弔反音慄。王氏曰慘言

不舒而兮
憂愁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集傳作男女相說而相念之辭○陳近楚窈糾悞受
等語已近騷人之致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
其光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意俱
本此

呂記此詩用字聲牙意者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

王氏曰株夏氏邑名邑外曰郊郊外曰牧
牧外曰野野外曰林國語單襄公假道于

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可證夏氏之邑在國都

外從夏南

讀如吟

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

去聲馬讀如姥

說于株野

音墅

乘我乘

去聲

駒朝食于株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御叔妻夏徵舒之母鄭穆公女也徵舒字
子南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以氏配字謂之夏南陳

靈公淫夏
姬見左傳

呂記國人問靈公何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
為之隱曰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
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
雖欲為之隱亦不可得也

朱氏曰衛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
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
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
之也此所謂女戎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

說文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

與荷

芙蕖

有美一人傷

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藟

音問

○即鄭風之藟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音權義與鬢同

寤寐無為中心悵

悵音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芙蕖未開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李氏曰儼者望之儼然也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讀知儼反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極道男女慕悅之情如此所以為刺蒲比性之溫柔

蘭比體之芬芳美蕙菑菑比色之華豔

三章皆言蒲而變言荷蘭

菑菑者以柔弱為質而又極其色之美氣之芳也或疑碩大且卷碩大且儼

不宜以目美人然安知非女悅男之語耶

澤陂三章章六句

東萊說見集傳

檜

按鄭語史伯以幽王之亂為桓公謀滅虢鄩至平王

初武公滅之則幽王時檜國尚在幽王之前為宣王
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當有匪風之思周道也
宣王以前為厲是衰亂之主考其時事理得相當頽
濱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不然

羔裘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

逍遙狐裘

箋黃衣狐裘蜡祭之服按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楊之當引此集傳以錦衣狐裘為朝天子之服用蘇傳之說蘇又本秦風終南詩疏以朝蘇傳檜君好盛
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

狐裘在堂

疏公堂謂正寢之堂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

去聲。疏上言變易
衣裳此言裘色鮮美

日出有曜

傳日出照曜然
後見其如膏

豈不爾

思中心是悼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箋先言燕後言朝見不能自強于政治以道去君者
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

范氏曰急于遊燕而怠于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然
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集傳用

序說而不用其大夫以道去君語則豈不爾思何以解之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櫟櫟

音鸞

兮勞心博博

音團

兮○庶見素

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韞

音畢蔽膝○

兮我心蘊

上聲

結

讀訖力反音吉

兮聊與子如一兮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疏傳曰素冠練冠

練冠布為之練熟色益白

也至期而練至祥

大祥

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曰練冠曾氏曰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為一歲服歟○呂記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縞冠絹為之
黑經白緯

之文其說誤矣惟其不能三年

之喪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服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鞞于既練之服雖無所考

觀詩者當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于禮文況為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韠從裳也衣裳既素則素韠豈不可乎孔氏述鄭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絹為素也○郝敬曰喪制朞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為衣冠再朞外一月大祥又一月禫而服除閏月不計周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會盟征伐大夫

以下可知故詩人刺之素冠主練冠是能練冠則能

三年矣

以上皆從毛說

○按毛以素冠為至期而練之冠鄭

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從毛則所謂不能三年直是暮即釋服從鄭則謂三年將終特少日月耳王肅與箋合東萊黜鄭從毛朱子則從鄭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

音長楚

羊桃也陸璣疏葉似桃尖長而狹花赤紫色枝莖弱過一尺引蔓草上

猗

音阿

薺

音娜古音考音那

其枝天

音平

之沃沃樂

音洛

子之無知○隰有

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序云疾恣謂疾檜君之恣于政刑不知惠恤其下猶所云淫刑以逞也國人疾其君以下當是後人誤解恣字而妄益之鄭氏曲說傳會拘僻甚矣朱子謂政煩賦重國人不堪其苦而作文義粲然朱子每駁序

然亦有功于序如此詩是也

王平仲說
與余合

○兔爰之尚

寐無覺苔華之不如無生皆此詩意也東發謂樂子
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萋楚不亦固乎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

音挈

兮

陳放源曰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

王吉諫昌邑王疏用之吉治韓詩者
也可見毛氏之學重于當時如此

顧瞻周道中心怛

兮○匪風飄

爾雅李巡曰回風
旋風也一曰飄風

兮匪車嘌

音漂○傳嘌
嘌無節度也

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何楷曰上言風發未明為何風
此言飄則所發者是旋風也上

言車偈是行之不安此言嘒則不安之見于聲

○誰能

亨

呂記普庚反音烹

魚漑

益音

之釜鬻

甌音尋

○說文上大下小若甌曰鬻○傳烹魚煩則碎

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陳啟源曰西周之衰極于幽厲其時政煩民散可知故詩人寓其感于烹魚漑釜上所云風飄車嘌心傷周道者意正在此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言治道貴于簡易也毛語蓋有本惜箋疏不能發明誰將西歸謂朝聘于周也箋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何楷曰此時周猶都豐鎬故云

然懷之好音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首二句言人之不安如常在疾風之中奔車之上

此張

氏說周道雖適周之路意之所託則周室盛時也北方

魚少烹魚人所願以興周道人所思

此程子說

誰能烹魚

乎吾則滌濯其釜鬻誰將西歸乎吾則懷望其有好音謂以周室復興之音慰我也朱傳云我願慰之以好音此好音不知何指

呂記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

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
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蜉蝣

音浮游。爾雅孫炎曰蜉蝣渠畧也朝生暮死。陸璣疏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呂記詩人憂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

而莫可告語也曰吾君倘無所依其于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也。○蜉蝣

之翼采采衣服

讀如白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

求勿

反音閱集傳掘閱未詳李本曰蟬蟬土中所生掘地而

今管子無此文或曰閱當作穴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也疏麻衣者白布衣禮

記注諸侯夕服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大祥深衣純

用布無采飾純音準衣緣也陳啟源曰古時棉種未入

中國凡所云布皆麻也吉凶皆用但以精粗為辨而染

之以玄黃之色惟深衣則不染鍛濯灰治之純以采與

大祥之服異焉此詩麻衣如雪謂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序蟬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諸本此序都無昭公字崔

音稅讀輪
藝反音設

補傳詩不及小人序者以其將無歸依知其所用小人故不足恃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小人亦且立而觀之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鄧元錫曰奢者苟目前為觀而已而不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如蜉蝣之生死止旦暮也即衣裳楚

楚何為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

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

解末句亦一說

○奢則國必敝大猶

不堪況小而迫乎衣裳舉一端耳朱傳作刺時人玩
細娛而忘遠慮者益推廣言之○陳啟源曰每章次
句指曹君言注疏本以蜉蝣興曹君集傳改為比按
爾雅郭注蜉蝣黃黑色恐不得以麻衣如雪比之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侯人兮

傳言賢者之官不過
侯人彼彼曹朝也

何

上聲
荷同

戈與殺

都律都
外二反

吐帶二音疏候人見夏官身何戈役謂候人之徒屬非官長也役注疏說文俱云即及也集傳從之辨詳考異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何玄子本非律博益二反弗口二音。疏芾之形制同于鞞。

維鷓

音梯。爾雅注鷓鴣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入水食故名洿澤又名淘河

在梁

傳梁水中之梁

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去聲其服

讀如白。其服即赤芾是

也。○維鷓在梁不濡其味

音畫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音姤張

子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歐陽義鷓鴣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食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其翼味如彼小人高位竊祿而不稱其服也陸佃曰鷓沈水食魚則濡其翼味宜矣今徒立于梁上非特不濡其翼不濡其味小人也無嘉言獻替而尸居于位亦猶是也。

○蒼

音穢

分蔚

音畏

分

蒼蔚鬱茂之貌毛傳云雲興集傳云草木衆多王志長曰蒼蔚從草皆草木盛貌詩蓋以

草木之盛况

南山

曹南山也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

朝濟

音賈

升也蒼蔚之氣上升為雲

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顧炎武曰詩有

呂覽云山雲草莽是也
一句之中而兼用二韻如其虛其邪日居月諸是也此章則蒼蔚自為一韻婉變自為一韻而濟飢又自為一韻古人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蘇傳小人朋黨相援並進于朝如南山之升雲蒼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固窮于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變自保不妄從人也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

音恭

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疏左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

百人與此詩三百赤芾語合正共公時也

郝敬曰諸侯大夫不

過五以曹之叢爾舉羣臣不能三百人而况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盛耳說詩者不以辭害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鴈鳩

鴈鳩爾雅名鵠鷓又名布穀方言謂鴈鳩即戴勝郭璞云非也愚按月令鴈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二鳥蓋同類而首有別廣韻云戴鶯頭上毛似勝亦名戴勝埤雅男事興布穀鳴女功興戴勝鳴朱傳鴈鳩一名戴勝蓋據方言而云耳

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

心如結即衛文公之秉心塞淵是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

梅

叶莫悲反音迷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

古字通辨詳考異。○王志長曰：其帶伊絲，其弁伊綦，正謂其儀一也。心之如結，不可見觀其儀而已矣。服飾容止似屬小節，然德器學問于此徵之。羔羊素絲，五紵素絲，五紵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詩人美君子之德而寄嘆于衣冠裳帶之間者，屢矣。檜君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則以為變易衣服而刺之。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可不慎乎？○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

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讀如寧

序鴈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專壹于下也。以刺今在位之

人不如鴈鳩郝敬曰物性誠壹無如鳥之哺子者以鴈鳩比見人不如鳩所以為刺。以鴈鳩起興刺為政之不均而其辭乃專美叔人君子蓋即美以見刺猶鄭之有羔裘也曹未聞賢君足以當此者故知其為刺也詩緝解末章云思古人而不得見曰胡不使之壽考萬年乎與序意甚合

蘇傳鴈鳩惟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

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鴈鳩四章章六句

冽

寒也

彼下泉浸彼苞稂

音郎。童梁也。

愴

音慨

我寤嘆

寤嘆者厭亂思治之

切一寤即嘆也

念彼周京

讀如姜。慨念周道之衰所謂思明王之時也

○冽彼下泉

浸彼苞蕭

讀疎鳩反音修

愴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

彼苞著

著草

愴我寤嘆念彼京師○芄芄

音蓮

黍苗陰雨膏

去之四國有王邠

音荀。左傳畢原鄭邠文之昭也水經注涑水西逕邠城故邠侯國李氏

云邠國今河

伯

毛云二伯鄭云州伯集傳從鄭王制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

勞之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田萊多荒惟見稂莠蕭著以興民之不得其所

此嚴氏說

序推本言之以為其君侵刻所致也末章則追古傷
今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今寒冽則不
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蘖生之茂
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所以愾然既寤而嘆

念周道之盛也

呂記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

前此一時也下泉作于齊桓之後又一時也鄭氏曰匪風尚

覬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則不復有覬望之意直懷嘆想慕之而已

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說見集傳

龜

文中子說見集傳

疏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于諸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例也。○范氏曰幽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終而雅之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而不可得于是次之以幽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成者由周公也。○疏義曰幽實周公詩耳何以不編于魯魯者伯禽封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公劉入于雅七月不入雅者何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

俗也。幽處于變風之末者，何曰尊之也？尊之者，何曰變而克正也？○幽風何以爲變？鴟鴞之詩，君臣之變也。破斧之詩，兄弟之變也。

七月流火

讀虎委反音喜。疏左傳大火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十二月平旦火星正中在南方大寒

退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七月暑退則此星流于地之末位。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

用者夏正也

九月授衣一之日威

音發

二之日栗烈

讀力制反音厲無衣無褐

讀許例反音戲

何以卒歲

古音考音試又音泄。范氏曰言何

以卒歲為歲之終此所謂夏正也

三之日于耜

陳啟源曰毛傳地晚寒始修耜鄭答張逸

以為寒晚溫亦晚嚴緝云溫晚寒當早鄭說非也毛謂
氣候晚而多寒故遲至正月耳此解實本釋文今按箋
傳所指晚寒者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秋
修耒耜孟春耕帝籍異期一也七月鳴鴈與月令五月
鴈始鳴不同二也續武功即大閱之禮不以仲冬而以
二之日三也孔疏所指者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而此
以蠶月是夏三月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而此云十
月隕穉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而此以改歲三也月
令季秋嘗稻此十月獲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九月
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六也
凡此九者不指人事即紀物候耳論人事則一在夏商
之時一在周秦之際相去千五六百年國家之典制民
間之土俗不可一律論矣論物候則禽鳥之飛鳴非一
鳴即止草木之黃落非一落即盡紀其始則早詠其繼
則遲至五穀之種亦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初出
時民間則重在收穫季秋入室季冬修耒耜上始出令

耳踰月而民畢從令焉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鑿冰藏之則遲一月勢當然也大閱纘武子丑兩月俱可行周家既有天下或稍更其制總之豳風月令一重在布政令必舉其初而言之一重在紀風俗當舉其盛而言之自不能無後先之異非盡地氣使然也毛公晚寒之說不必過泥

四之日舉趾

傳一之日周正

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疏此篇從夏正之十一月至二月皆以數配日從夏正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數配月惟三月不書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不以數配日月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陽氣初動物牙蘗料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月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得同前而言五之日物尚未成不得類後而稱三月同我婦子顏師古曰其婦子同以食來 饋

音彼南畝

讀如米

田畷

音俊。田大夫。

至喜

集傳通章一韻六帖。欲作三換韻。火衣一。

也發烈褐。歲二也。耜趾子畝喜三也。按二章三章于第。三句即換韻。則此說得之。發烈褐皆如字。歲讀如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叶古郎反音剛

女

執懿筐遵彼微行

讀如杭。傳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爰求柔桑

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始陽則求桑而蠶。

春日遲遲采蠶

徐光啟曰蠶之未出者煮。

繁沃之則易出。今俗猶然。故毛云所以生蠶。集傳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繁啖之。蓋未嘗目覩其事。以意解之。

耳。祁祁女心傷悲殆

毛云殆始也。

及公子同歸

傳春女怨秋士悲感。

其物也。

○七月流火

箋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又本于此。

八月萑葦

音完偉。傳亂。

為萑葦為葦豫

蠶月

蠶事非一月故總言蠶月

條

挑

桑取彼斧斨

音槍

○疏斨即斧也惟登孔異耳登斧受柄處孔形狹而長曰隋隋湯果反

以伐遠揚

遠枝揚起猗

音伊○取葉存條

彼女桑

程子曰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

七月鳴鵙

呂記主覓反音具○伯勞一名鵙郭璞曰似鷦鷯而大惡鳥也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陸佃曰倉庚知分

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王志長曰幽入于七月之內聞鵙鳥

之鳴瞿然知為績麻之候矣故曰七月

八月載績

傳八月載績非謂七月鵙始鳴也

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王氏曰周禮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于時

五色皆可以染故有玄黃及朱之色

為公子裳○四月

王氏曰陽生言日陰生言月四月正

陽而言月何也四月秀萸音腰○箋物成自秀萸始故
陰生氣之先至者也

為王萸孔疏已疑之曹氏謂即藥草之遠志名物疏云
不榮而實曰秀遠志有花不得云秀且本草言四月采

根葉不云采實也未見必為遠志按說文云萸草也詩
四月秀萸劉向說此味苦苦萸也萸為苦萸漢人已

具解今遠志味苦又爾雅有萸繞之名曹說宜為可信
三月開花必四月結實經雖不言采實亦從可意之耳

五月鳴蛸音條○嚴緝蕩詩如蛸如蛸不得為一物毛
于彼傳云蛸蟬也蟪蟪也其說是矣此云蛸

蟪也恐八月其獲音獲○獲禾可獲也十月隕摯黃震曰說文乾
字有誤

注云摯落也與隕字何別一之日于貉音鶴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叶渠
之反

音其○陳啟源曰狸狐獬皆見爾雅獬即貉也音義同
字林云狐善疑貉善睡埤雅云狸善擬狐善疑貉狐狸

明是三獸集傳乃云貉狐狸也于貉謂往取狐狸竟以貉為狐狸之總名謬矣原其故由于誤讀毛傳毛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此本于貉讀謂取為句以解上句之文狐狸讀皮也為句以解下二句之文蓋上言往未言取故毛以取字申之下言狐狸未言皮故毛以皮也申之且狐狸言皮則貉不言可知其義又相足也鄭箋云于貉往搏獸以為裘狐狸以供尊者鄭會毛意故不更解而但明用裘之不同朱子誤以取狐狸皮也為一句遂合于貉取狐狸二之日其同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為一事失之遠矣

冬獵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載纘武功言私其縱音堅宗獻豳音堅傳豕一

歲曰縱三歲曰于公周禮大獸公五月斯螽按斯螽豳傳從之之小獸私之

榘螽蜚與斯同音毛傳所謂螽蟴是也陸璣云蝗類五月以股相切作聲當即今蚱蟻

動股六月

莎

音義

雞

古今注

莎雞名

振羽

李氏曰考工記有以股鳴者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斯

者

以翼鳴者

以股鳴者

垂

曰

九月

在

戶

十月

蟋蟀

入

我

牀

下

讀如戶。自七月

在

野

至

十月

入

牀

下

讀如戶。自七月

在

野

至

下

皆謂

蟋蟀

也

箋詳舉三

物

見將

寒有

候非

卒來

穹

起弓反音登

室

熏

鼠

疏穹室熏鼠言窮盡

鼠

言窮

盡

鼠

言窮

盡

鼠

塞

其室

之孔

穴

熏

鼠

令

出

窻

也

窻

音

戶

疏明堂位注嚮墀屬塞北

出

之

嚮

墀

屬

塞

北

出

之

戶

令

寒

氣

不

入

許

氏

曰

塞

向

以

禦

北

方

之

寒

氣

嗟

我

婦

子

讀茲五反音祖

古

音

考

曰

為

釋文云一

改

歲

入

此

室

處

上聲。幽風皆

用

夏

正

改

歲

即

音

止

音

止

卒

歲

之

歲

若

曰

歲

將

改

矣

可

以

入

○

六

月

食

鬱

及

奠

音

郁

音

室

而

處

矣

非

以

建

子

月

為

改

歲

也

○

六

月

食

鬱

及

奠

音

郁

音

○疏鬱樹高五六尺五月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蓂莫是鬱類而小別按蓂

真唐本草注云名山蒲萄蘇頌曰蓂莫蔓生苗葉與蒲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椀者子味甘酸陳啟源曰按

毛云鬱棣屬則非即棣矣孔疎引晉華林園有車下李二百十四株莫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莫李即莫也據此

則莫乃木生而本草以為蔓生恐有誤七月亨音葵爾雅注葵承露也大

茹及菽廣雅菽大豆也八月剥棗讀子有反音走○嚴緝十月

獲稻讀徒苟反音鉅為此春酒毛云凍醪疏以為即三酒之清酒月令注古者獲稻而漬米麴

至春而為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讀如孤八月斷音壺壺同通

斷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九月叔苴音疽○疏叔苴謂食取麻子以供食也月令仲秋以

犬嘗
采茶
茶詳
薪樗
樗異
疏樗
惟可
為薪
故云
惡木
考

食
音
我農夫
程子
曰食
鬱以
下果
蔬棗
酒皆
為養
○九

月築場
釋文
大良
反圃
疏築
場于
圃之
○十
月納
禾稼
古讀

穫反
音故
黍稷
重平
聲說
文稷
音六
讀六
直反
音力
○釋
文

穆
禾麻菽麥
讀音
吉○
黍稷
重穆
禾麻
菽麥
是
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
嚴緝
同齊
也言
無上
入執
宮功
自田
野入
都邑
故曰

上宮
功集
傳
畫爾于
茅宵
爾索
絢言
絢
亟其
乘屋
其始

播百穀
此章
五換
韻圃
稼一
也穆
麥二
也夫
字無
韻同
功三
也茅
鉤四
也屋
穀五
也○
疏明
年播
種百

穀田事不久美農夫之趨時

○二之日鑿冰冲冲

說文冲冲涌搖也

三之日

納于凌陰

讀于容反音雍。箋前言禦寒此言備暑見禮教之備

四之日其蚤

其蚤

謂二月朔獻羔祭韭

讀已小反音皎。羔韭以祭司寒之神然後開冰薦寢廟

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朋酒斯饗毛解為黨正飲酒之禮鄭解為國君大飲烝之禮皆有據

橫渠謂民饗公集傳從之

曰殺羔羊

疏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于燕禮故用羊也

躋彼

公堂稱彼兕觥

讀如光

萬壽無疆

呂記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國人

得以朋酒羔羊躋公堂而稱壽也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述后稷先公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也

箋遭變謂管蔡流言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周公蓋欲成王知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艱難如此詩中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嚴緝七月之篇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周公遭管蔡之變作此詩以感動成王故居變風之末左傳季札

觀樂為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是居東時所作也集
傳則云周公以冢宰攝政恐成王不知稼穡艱難故
作此以戒之

首章上六句陳人以衣褐為急下五句陳人以稼穡
為重民用食急于衣此先言衣褐者豳地在西北苦
寒尤甚慮事有豫貴于半歲前提策故頻舉七月而
言也

此張
子說

二章述女子勤蠶桑之事因春日而有感

于情也三章言預備來歲蠶務及絲事畢而麻事又

興皆以供公上之用也以上二章終首章無衣之意
四章言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終
首章無褐之意五章言時物漸變禦寒不可不用終
首章衣褐卒歲之意六章述農圃衣食之事其優老
而薄壯則豳俗之厚也七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
難之意焉八章述藏冰以備祭祀及燕享祝頌之事
見君民相親周之王業所基也以上三章終首章于
耜舉趾之意

幽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幽雅蜡祭息老物則吹幽頌考之于詩未見篇章之所在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謂桑女感時思歸是幽風春酒介眉壽是幽雅兕觥祝君公是幽頌或謂幽詩吹之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為雅亦可為頌或又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雅噫嘻載芟豐年是幽頌王介父謂幽詩自有所謂雅頌今亡朱子以為諸說皆通今

備存待考

黃東發述王雪山以器別聲之說最為乖謬長發已辨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王氏說見集傳

鴟鴞

呂記爾雅鴟鴞鸛鳩郭璞云鴟類蓋鸛鳩乃鴟鴞之別名也方言自關以東謂桑飛曰鸛鳩此乃陸

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雖知其

夫乃并爾雅非之蓋未考景純之注耳

鴟鴞既取我子

如字又讀子悉反音即

無毀

我室

讀所止反音始又如字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

杜音

綢繆牖戶今女

汝音

下民

箋下民巢下之民

或敢侮予

何楷曰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王早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

密則于末章予室翹翹句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鴟鴞而此以侮予屬下民蓋室一毀

則探擊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所
○予手拮据音吉
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

居予所將

力活反

茶

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蘆之秀

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

予所蓄租

子胡反

予口卒瘠

音徒。拮据二句順文也

蓄租二句倒文也蘇傳云以手拮茶則至于拮据以口

蓄租則至于卒瘠嚴緝云予手拘持者是予所將取萑

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為之盡病也曰予未有室

家

讀如姑。此周公自明前日之輔政非為身謀正以王室未定之故

○予羽譙譙

音焦予

尾脩脩

音消

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嘒嘒

音囂。集傳解

末章全用頴濱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未知周公安王室之志

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朱子曰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見呂記

○按此詩周公自明已志而序以為

救亂者是時國家新造中外危疑公之心在乎安王

室以安天下而非為已謀也黃佐曰鴟鴞詩周公不

惟明已之心亦勸王先事之備

鷓鴣比武庚我子比管蔡

呂記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我室比王室鄭箋作鷓鴣自言又謂周公救其屬黨

大謬王肅固已正之朱傳出而詩義如發矇矣但謂

周公東征二年得武庚管叔而誅之其後乃作此詩

則因書傳誤解金滕弗辟之語

孔安國解作致辟之辟鄭氏詩譜以為避

流言之變而沿襲其謠也考居東東征是二時居東者周

公始聞流言而避居于國之東也

東不詳其地大抵去國不遠觀金滕

王親迎出郊可見

東征者成王既迎公歸而往正武庚管叔

之罪也居東之時武庚管蔡方相煽為亂周公處骨肉之間必無遽興師往征之理又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亦必不從

此朱子說金

滕罪人斯得謂周公居東之後成王始知流言之罪人為管蔡非謂即誅管蔡也自風雷示警成王感悟周公歸乃承王命作大誥往征之東山破斧等詩皆作于其後觀金滕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知居東東征首尾共五六年間事朱子晚

年與蔡九峯辨書傳弗辟之說以為宜從鄭氏持詩
傳未及追改耳

劉瑾曰此詩專罪武庚而于管蔡則有閔惜之意蓋
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觀其告鴟鴞以無毀
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

東山注疏不言其地季本云當在魯魯蓋古
奄國時商奄四國連兵以叛多士所云昔朕

來自奄孟子所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東征之事
也公之東征未必用兵攻戰特經畧東方三年而後歸

耳 惓惓不歸 章首二句無韻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范氏曰人情憚往而樂歸

于其歸猶閔其遇 雨則其往可知矣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喜極而悲也杜詩喜心翻倒極

嗚咽淚沾 巾亦此意 制彼裳衣 易軍中之服 勿士 事也 行 音抗 枚 讀如迷

陣衝 娟娟者蠋 音蜀。傳蠋桑蟲說文 烝 程子云烝

在桑野 讀如墅 敦 音堆 彼獨宿亦在車下 讀如戶。末四語又睹物託興幸其

完師 而歸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

力果反 之實 本草括樓子實如瓜 亦施 音異 于宇伊威 陸璣

疏伊威一名鼠婦在壁根下 底土中生如白魚溼生蟲也 在室 蟪蛄 音蕭管。陸璣疏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喜母

在戶町

音挺 腫

他短反

鹿場

呂記町腫舍旁畦隴為麋鹿之場

熠

音翊 熠

宵行

音杭。按毛云熠燿燐也。陳思王以熠燿為螢火宵行是夜飛說文引詩熠燿

光也。集傳從之。但云宵行蟲也。此未詳出何書。楊慎曰：熠燿本訓螢火。今注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蟲。固

矣。古人用事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彼謂桑扈之領如鶯之文，此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其義一也。亦可畏也。伊可

懷

讀如回 也。嚴緝別家者久住，猶或相忘。至于歸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塗之情，以慰勞

之。○王志長曰：讀東山而知宗周之為樂國也。士雖從征而田廬井邑無恙也。出入守望黨賙閭邨可恃也。故歸士思家不過以伊威蠨蛸麋鹿熠燿為言而已。如祈父嘆有母尸饗，則其思念者奚暇及伊威熠燿哉。至漸

漸之石酸心于涉豕何草不
黃惕志于芄狐又無論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

鸛鳴于垤

讀地一反音近突古音
考音垤。此丘垤之垤

不必云蟻冢疏鸛是好水之
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婦嘆于室

箋鸛將雨則鳴
行者陰雨尤苦

婦念之則
嘆于室也

洒掃穹室我征聿至

讀之一反音質古音考
音即。嚴緝行人想其

婦在家嘆望如此猶白詩想得
閨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

有敦

音堆瓜苦烝在栗

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讀如寧。按四句毛鄭作婦人
思見其君子如此正小序室家

望汝意也但解有敦瓜苦太紆曲今當云婦人因見苦
瓜繫于栗薪之上而嘆曰我之不見君子已三年矣上

言聿至望之切也此言不見思之深也陳啟源曰次章
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

集傳謂征士至家所見
雖可通而趣味頗短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

熠燿其羽之子

于歸皇

黃駟白駟

其馬

讀如姥

親結其禕

讀離羅二音○疏昏禮言結悅此言

結禕則禕當是悅悅佩巾也郭言香纓非陳祥道曰香纓帶曰衿婚禮所謂施衿也帶結而垂曰禕爾雅所謂禕衿也衿者纓之帶禕者衿之綫先施衿而後結禕總是一事孔穎達依孫炎說徑以結禕為結悅誤也二說備存

待考九十

九與十數之多

其儀

讀宜俄二音

其新孔嘉

讀基歌二音

其舊

如之何

讀奚河二音○郝本禕儀歌何俱從後叶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

去聲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切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為詠歌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音搶

周公東征四國

按四國毛傳謂管蔡商奄也多

士云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為四國之一明矣毛解與書傳合當從之說文奄國在魯與淮夷相近括地志即曲阜縣之奄至鄉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薄姑齊地也奄屢不靖故遷之于齊猶遷殷民于洛邑也四國之君祿父管叔殺之蔡叔放之奄遷之皆有經傳可考朱子概言四方之國非也陳氏又謂殷與管蔡霍為四國亦非左傳管蔡啟商碁間王室不及霍叔蓋霍叔罪本輕故止降為庶人不煩加之也

以兵

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音奇讀巨何反音

近柯古音考音阿周公東征四國是叱

音俄。嚴緝叱化也言化之而

已不殺之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讀如歌

○既破我斧又缺我

鉞

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遁

嚴緝遁聚也言不使之離散失所也

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箋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疏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我民其德甚大故美之○此大夫代為征士之辭未見必為征士所作以答東山也

嚴緝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
錡鍊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人所用以
采桑者又錡為鑿屬鍊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
器矣周公奉王命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至即
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
從事于戰陣也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事
為多歷時之久必敝故詩之言若此朱傳謂兵器破
缺則是與之血戰僅而勝之恐非東征氣象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去聲

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豆有踐

上聲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呂記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
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主未悟而事未回國
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成王感風雷之變出郊親迎周公周人幸公之將歸

而作此詩序所云刺朝廷之不知謂公之忠誠如此
何向者朝廷不知乃以流言疑之乎程子云刺朝廷
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非也首章言伐柯須斧猶娶
妻須媒以比周之不可無公次章言伐柯之則不遠
以比欲公之歸亦不遠但陳籩豆以迎之斯見之矣
之子即指周公與下章一例毛鄭種種僻說斷不可
從朱子謂東人喜公至而作亦非本旨

何楷曰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

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也
此篇言以饗禮迎公下篇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關
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音域。爾雅孫炎曰九罭魚網魚之所入有九囊也。

之魚鱒

音搏。爾雅翼俗呼赤目鱒魚。

之美者

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

程子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用隆

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覲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迎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朱子

曰飛歸字是句腰用韻詩中有此格。

于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

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郝敬曰：朱子改為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恐未必然。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立言失輕重之義矣。一章謀所以逆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而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也。蓋公不忘王室。

往迎即返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始者不恤公去詩所以嘆其不知也

此詩作于成王迎公之時序云刺朝廷不知與前篇同皆是追刺亦只言外意耳首章以魚網得魚興周人喜得公而見之衮衣繡裳迎公之盛服也二章三章陳往迎時告曉東人之辭遵渚遵陸以鴻之卑飛興公之居東為失所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言公歸豈無所乎公歸豈不復乎復言復位相成王也未章

承上言公特信處信宿于彼是以我得見此衮衣之
服然使風雷不作安能有此無謂公今日歸遂無使

我銜悲往日之事也蓋痛定思痛之辭

本何玄子說

歐陽

以末二句為述東人留公語則章法不完朱子作東
人喜公而相語以留之解末章似矣而全旨又未合

九畷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

音致其尾

疏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進則
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退則

踏其尾謂卻頓而倒于尾上也嚴緝狼猛健之獸老者
雖下垂胡平時亦無跋疐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謂其在

檻穽中進退音公孫音碩膚義詳赤鳥音昔○周禮注複

求脫不能耳

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

鳥赤鳥者冕服之鳥也

凡几陳啟源曰傳云几几絢貌

是鳥頭飾几几即其狀

安重意只言外見之王荆公謂几乃人所憑以為安故

几几訓安此鑿說耳○嚴緝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

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屨喜者或至于折屐○狼囊

詩人以赤鳥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

也

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讀洪孤反音胡○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程子曰狼貪獸也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絜前跋
後躑危困如是周公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避大美
而弗居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
舒泰赤鳥几几然也毛氏以狼之跋躑不失其猛興
公之不失其聖夫詩人比興必以類是以香草比君
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
言跋言躑安有几几不瑕之義蓋此詩體與他詩不
類故不通耳上一句是反興○傳解公孫作成王大

非孫毓已經辨正箋作公孫于齊之孫近之但以為復成王之位而欲歸老又非是不如程說之精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說
見集傳

詩經通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六

吳江朱鶴齡撰

小雅

大小雅義
見首卷

釋文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是文王武
王成王之正小雅六篇亡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
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
四篇是幽王之變小雅○陳啟源曰劉瑾考儀禮
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為

天子之樂斯言誤矣鄭譜云用于樂國君以小雅
天子以大雅然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所謂上取
者如左傳以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禮記謂賓入
大門而奏肆夏又謂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
孔氏引證甚明劉豈未見乎儀禮亡逸者多所存
諸侯之禮止鄉飲燕禮鄉射大射諸篇稍及奏樂
之制何可執以為據也

鹿鳴之什

雅無諸國之別故毛氏列為什如軍法
十人為什也朱子集傳將笙詩六篇編

什內故分什為七與毛公本不同呂氏讀記亦然而
第二什以南陔為首與朱傳小別蓋用蘇氏之說

呦呦

音幽

鹿鳴

疏鹿得草必相呼

共食故以起興

食野之苹

讀如旁○今

讀如旁○今

讀如旁○今

讀如旁○今

讀如旁○今

苹葉青白色莖似筋
而輕肥始生香可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讀師莊反音桑○儀禮燕

禮云工四人二瑟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笙堂下之樂
立于懸中○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

奏南陔以下是也

吹笙鼓簧

笙中簧

承筐是將

奉筐行幣帛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

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顧炎武曰君子不親貨賄束帛
箋箋實諸筐篚非徒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廉恥

也以此坊民民猶
有輕禮重貨者

人之好去聲

我示我周行

讀如杭○疏申毛云示我

以先王至美之道鄭云置
于周之列位集傳從毛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今青蒿本

草注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與示同民

不佻

音挑

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

音

○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

音琴。陸璣疏生澤中下地。賦處牛馬亦喜食之。羅愿曰香草。

我

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音軌叶持林反音沈古文

耽湛通用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

去聲

食

音嗣

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羣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序及毛鄭皆專指羣臣為嘉賓羣臣而謂之賓者恩

禮之厚也。集傳兼及諸侯之使，蓋本儀禮注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然作詩之本意，實為羣臣孔疏已辨之矣。○嚴緝詩求忠益序所云：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羣臣嘉賓雖欲有以告君而不可得，故待燕而後可以盡其心也。杜甫詩：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義矣。按燕禮鼓瑟吹笙在工歌，笙入之時吹笙者以笙吹詩也。示我周行德音孔昭，蓋在旅酬之後。周

行至道也德音善言也鄉射禮記古者于旅也語樂
記于是語于是道古是也

鄒忠胤曰集傳以鹿鳴諸詩為燕饗通用之樂歌然
燕與饗異饗重而燕親饗者天子所以享元侯及卿
大夫之有功與諸侯享鄰國使臣燕則有因祭而餽
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是也有因朝聘而飲如湛露之
在宗載考是也有因勞而勞如四牡之勞使臣杖杜
之勞戍卒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滑是也又

有繼饗而燕如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饗親獻燕不親獻饗爵盈而不飲燕無算爵此燕與饗之別也是詩云嘉賓式燕以教又云燕樂嘉賓之心則知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

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

處于宮則懼溺牀第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于朝則慮隔堂廉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引翼之資啟沃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范氏說見集傳

四牡駢駢

音非

周道

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呂記使臣初發益自岐周以往故以周道言之若武

王之時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倭遲

音威

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

我

王之時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倭遲

音威

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

我

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

音灘

○說文嘽嘽喘息也陸

佃曰駱馬奈勞今喘息不平

則以其苦故也。○陳啟源曰：毛訓駢駢為行不止貌，嘽嘽為喘息貌，駸駸為駸貌，皆取疲苦義，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合采芑嘽嘽訓衆常武，嘽嘽訓盛，以訓此詩曰：衆盛貌，與勞使臣義全不相蒙矣。方知古人釋經用意之精。

駱馬

讀如姥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嚴緝文王未嘗

稱王而云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西伯受天子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

不遑啟處

傳：啟，跪也；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按跪乃危坐。朱子曰：記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蓋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

翩翩

音篇

者

音佳

追○傳：離夫不也。箋：鳥之謹愿者，疏左傳祝鳩氏為司徒，即此鳥也。蘇傳云：祝鳩孝鳥，故不獲養者稱焉。今按此鳥本名夫不，故曰鴉鳩。鴉即夫音，集傳作鴉鳩，恐是傳寫之譌。耶陳啟源曰：爾雅注疏陸璣詩疏方音博雅

諸書並無鴛鴦之名呂記嚴緝皆作鴛鴦嚴緝至並數鴛鴦鴛鴦以為鴛有十四名則鴛之誤為鴛久矣疑朱

子作集傳時已然不載飛載下讀如集于苞相音王事許闕後人之傳寫也

靡監不遑將父蘇傳離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相以興使臣之行久不返至不得將其父戴氏

曰將者扶持奉侍之謂○翩翩者離載飛載止集于苞杞今枸杞本草名

仙人杖根名地骨皮莖幹三五尺作叢嚴緝此詩苞杞杖柱北山采杞四月杞挾皆枸杞也王事靡

監不遑將母讀如○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侵○嚴緝走馬曰馳不

馳而步疾曰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音審○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

于父范氏曰末章再言將母本其恩之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

音悅矣使臣之來謂事

畢來歸也

程子曰四牡之義閔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郝敬曰此文王之詩而稱王事者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然後禮樂興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也

此為使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作此詩以來告蓋
臣有勞苦患君不知今探其情以勞之所以為悅非
謂使臣必待知而後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毛傳鄭箋范
氏說見集傳

皇皇者華

音數

于彼原隰駢駢

音辛

征夫每懷靡及○我馬

維駒六轡

如濡

音儒
鮮澤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釋文子須
反音直口

記同○左傳
咨事為諏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

調和

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

讀如迷○左傳咨
難為謀難為患難

○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

驅周爰咨度

左傳咨禮為度

○我馬維駒

音因。爾雅疏今名泥驄

六轡既

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左傳咨親為親戚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

朱公遷曰勞先而遣後者以恤情勸義輕重為次第見君之厚于其臣如此

按周禮大小行人出使諸侯其責甚重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疏草木之華不以高下而易其色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程子

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于天下也故以為興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廉訪疾苦宣道化于天下下國蒙被德澤是以光華

朱子曰叔孫穆子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詢度必咨于周此詩意也詩本以戒使臣而託于其自道之辭以發之忠厚之至也○每懷靡及鄭箋據國語懷私為訓不可從忠信為周又嘗引國語本言諷謀詢度必咨于忠信之人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

東萊謂古語多倒是也永叔解作周詳訪問集傳因

之然詩旨未必如此

六月序云皇皇者華廢則忠信闕矣可證忠信為周是此詩本

音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范氏說見集傳

常棣之華

按召南唐棣之華與論語唐棣之華爾雅所謂移今白楊也此常棣與采薇維常之華爾

雅所謂棣今郁李也呂氏曰常棣今玉李也花萼相承甚力郁李是萼不是常棣郁李實如李常棣實如櫻桃

各一木 鄂音噩五各反

不鄭云當作附

韡韡

音偉當作韡○疏華下有萼萼下有附花萼相

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歐陽義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卷一

兄弟相承之意矣程子曰韓韓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樹
 可如字亦可以華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
 兄弟也按歐陽之說本于王肅
 集傳從之然古義自不可廢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上聲

○死喪

去聲

之威兄弟孔懷

讀音回

原隰哀

薄侯反音指。王氏曰不得保

其常居而哀聚于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時
 也集傳云積尸哀聚于原野蓋蒙上死喪言之矣兄弟

求矣

程子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當死生危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及困窮離散羣散郊野之時則

惟兄弟相依恃

○脊令

音零。嚴緝今名雪姑其色蒼白鄭氏以為水鳥非

在原兄弟急

難

此患難之難讀平聲庾信哀江南賦本無情于難急難正用此作平聲言兄弟當相急于患難

每有

鄭云每有難也
 本爾雅釋訓文

良朋况也永歎

蘇傳况甚也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此章

東萊說
見集傳

○兄弟鬩

許歷反音蔽
鬩關根

于牆外禦其務

音侮
傳務侮

也嚴緝務猶事也鬩牆禦侮蓋以
恩情甚薄而猶有不能已者言之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讀而至反音汝○元熊朋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
當依左傳侮字為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昭我戎並當

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
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吳氏改務音蒙而不顧左

傳引詩之文失之矣愚按洪範曰雨曰霽勺蒙蒙史記
引作霽索隱云音蒙又周禮太卜注引作霽揚用修云

霽一作霽又作蒙古音務亦叶謨蓬反故才老讀作蒙
下與戎叶而朱子非之然此說仍當備一義○曹氏曰

烝衆也言朋友雖衆而無助朱子
曰此章正為管蔡啟商之事而發○喪亂既平既安且

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

賓眉反
音損

爾籩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洛

且孺

程子曰孺者親慕之義言無異于孺子相慕

○妻子好

去聲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音吸

和樂且湛

讀如沈

○宜爾室家

讀古胡反音姑

樂爾妻帑

音奴釋文云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

今讀音拏也

是究是圖

呂記都但反音胆

其然乎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按國語引富辰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左傳又引富辰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建親戚以

藩屏周召穆公

虎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書

皆富辰之言且其時去召穆公未遠不知其說何以

不同杜預以為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據序云閔管蔡

則當屬周公無疑左氏蓋傳聞異辭耳

陳啟源曰正雅文王詩九

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各有取義常棣詩雖作于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不得不先詩譜推其故以為周公閔管蔡被誅若成王詩中則彰明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理容有之

首章以常棣之萼著于柎交相映發興至親莫如兄

弟下二章漸次以死喪急難禦侮驗兄弟之至情言
不惟求原野急患難者可恃即閱牆非令兄弟然猶
愈朋友之無助也五章責人以兄弟之相賴如此乃
或無事而忘之乎六章勸人以兄弟之恩當常相和
樂末二章又因常人之情多厚妻子而薄兄弟故言
妻子雖好合必兄弟具和乃為樂之久而可以宜室
家樂妻子矣人誠究其理圖是事則吾言豈不信然
耶朱子曰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而此詩專言死

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辭氣和平必異于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蘇傳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告之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

音爭

鳥鳴嚶嚶

嚶嚶兩鳥聲也疏鳥聞伐木而驚嚶嚶然以興朋友二人相

切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箋鳥之遷處高木者

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去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蘇傳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谷而升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

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况事之大于伐木而人為有知者哉真氏曰玩其辭只見為人之求友而不為君之求臣

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朱子曰人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伐木許許音虎

木必衆人共力故有邪許之聲以興朋友之相助陳啟源曰舉伐木可兼鳥鳴故二三章皆承伐木古多省文

也李氏以四牡詩醜音師○釋文酒有蕝音序○既有

肥羜音宁○小羊爾雅注今俗呼五月羔為羜疏聘禮云天子享太牢以饗賓知燕禮用羊諸侯燕禮以

狗不用羊豕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灑音叶

陳饋八簋叶音九○疏粲然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上肥羜為燕禮此是食禮五陳之也燕

禮主于飲酒無飯食此簋盛黍稷是飯食可知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既有肥

牡牛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音反

句舊無解者愚謂于往也阪山脅也伐木必醜酒有衍

籩豆有踐上聲兄弟箋疏兼同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乾餼不相及此民之失德薄于朋友故舊也君子豈當然乎

有酒滑

骨上聲。滑音也。舊與縮同。

筐曰醜以草曰滑

我無酒酤

音古。嚴緝無酒設言之耳。酤毛云一宿酒鄭云買也。

我坎

坎鼓我蹲蹲

音存

舞我

樂始于鼓終於舞謝氏曰滑我我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舞我

我鼓之舞之也此皆倒句法

迨我暇

讀後五反音戶

矣飲此滑矣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

伐木乃庶人之事

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

德歸厚矣

朋友故舊兼同姓異姓而言燕主同姓故曰親親

以睦正義指上常棣篇非也華谷云後序于理無害
而以此說詩則支離。古之聖王有以后妃為友者
闕睢琴瑟友之是也有以羣臣為友者六月飲御諸
友假樂燕及朋友是也此詩燕諸父諸舅而序以朋
友故舊括之蓋同姓異姓天子有下交之理皆得言
朋友也與上篇之以良朋友生與兄弟相較而言者
義稍不同或駁朱傳取序首句刪下二句直以父舅
兄弟作朋友者為非不知周之列位非同姓即異姓

也同姓異姓之外更以何者為朋友乎陳啟源曰常
棣伐木二詩兄弟朋友名稱相混愚謂伐木之父舅
兄弟即常棣之朋友常棣之兄弟則非伐木之兄弟
當以九族內外別之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
之諸父及同姓之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
內可稱兄弟不可稱朋友九族之外無服大傳云六
世親屬竭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之內歌常棣以燕
之九族之外歌伐木以燕之觀常棣之六章毛傳云

九族會曰和鄭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明是常棣詩燕此而其餘則燕之于伐木不然二詩之兄弟朋友何以別乎

山中伐木必與人共之有朋友之義焉故取為興而因以鳴木之鳥聲為比也下二章只一句興辭殺而意同伐木之人猶不可無助君子于閒暇之時可無以奠酒盛具召朋友而燕樂之乎詩內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以有酒四句族人陳王恩迨我二

句又述王意太支離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分六章章六句劉氏云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

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朱傳呂記
皆從之○陳啟源曰按小序下孔疏指伐木許許
醜酒有奠為二章首二句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為
卒章首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為二章兄弟無遠為
卒章則已判此詩為三章矣其說不自劉氏始也
但孔氏釋詩專遵毛鄭不自立說故無一語申明
之耳朱呂皆云從劉若
未見孔疏者此不可解

天保定爾

天保與名詁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義同
歐陽義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亦

孔之固俾

呂記必以
反音鄙

爾單

音厚箋天使汝盡厚天下之
丹厚民何楷曰單與殫通厚

謂仁厚周家以仁厚開基今厚而何福不除去聲○疏

益盡其厚書所云乃單文祖德也除訓開者

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予之呂記除有消去之義所稟

薄者雖小福而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

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

謂何福不除也何楷曰以新易舊曰除

莫不庶鄧元錫曰多益多受益也天下之○天保定爾

俾爾戩音剪○陳啟源曰戩字毛鄭皆訓福本爾雅釋

說文戩字引詩實始翦商語故合戩翦為一耳然說文

翦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為盡義殊費力從爾雅為長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輔氏曰罄

句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二句方來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

改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五

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爾呂氏曰受百祿降福言其莫不庶

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則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

增如川之方至言其增也

○吉蠲為饔

音熾。吉蠲詳集傳儀禮注炊黍稷曰饔

是用孝

享禴

音樂

祠烝嘗

劉長翁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為句此音節也

于公

疏鄭云先公后稷至

諸盤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組紺即諸盤太王父也集傳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按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

賈父祖類即組紺蓋一入有三名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盤字叔類號曰太公也

先王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

歐陽義此章又言非惟天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

王而神亦報之以福

○神之弔

音的

矣弔矣言王已致神之來格

詒爾多福

讀畢力反

音民之質集傳訓實矣日用飲食羣黎箋訓衆本百姓

編為爾德以質實為德詩人之知所本也民之德皆君

君之福而曰爾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如

月之恒傳恒弦也箋月如日之升王志長曰月不言望

而言未盛而後不可量也曰孔固矣曰單厚矣曰多益

指未盛以況之何也蓋降福已盈而迓福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騫是缺損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朱子曰

然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故有承繼之義木樨亦

然○歐陽義前既欲其興盛此又欲其永久故多引長

久不虧壞者以為況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去聲

下

上聲

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
下臣也臣亦歸美于王以答其歌

詩曰于公先王周未有稱先王者其作于武王以後
明矣此詩既曰答前五篇然則前五篇亦作于武王
之後明矣

前三章言天之降福于君四五章言祖之降福于君
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此受福祿之本也未又終四章

以下之意與三章遙接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

讀則古反音誼。作生也猶云怒生。

止曰歸曰歸歲亦

莫慕止

箋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靡室靡家

讀如姑。王氏曰男

有室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

玁狁

音險允

之故

古音考讀平聲

不遑

啟居玁狁之故

重言玁狁之故見師出于不得已使戍役各有怒寇之心

○采薇薇采

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烈烈猶云內熱載

飢載渴

讀巨烈反音謁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薇采薇薇亦

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爾雅十月為陽許氏曰鄭云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以此

名月扶陽抑陰固聖人之意然名其月為陽果能扶陽乎不然則是以虛言而欲奪造化之實必不然矣夫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胚胎乃在亥半則小雪之時正六陰之極陽絕于上而回于下之幾也以此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

讀

力反音棘

我行不來

讀六直反音力。箋來猶返也據家曰來王志長曰此行是戌後復他有所行

當時或有趨利進攻之事故下

○彼爾

當作爾華盛貌

維何維

常之華

音敷。孫奕示兒編常棣常字諸家無音合如字讀采薇維常之華毛謂常為常棣亦無音常

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大非

彼路

戎路主帥所乘

斯何君子之車

按華既叶數則

車當音車集傳叶尺奢非○疏以
常棣花色之美喻君子車飾之盛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三捷是期之
○駕彼四牡四牡駸

駸
求龜反音其○說文駸駸馬行有威儀也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音肥○按

作芘此本非正訓故集傳加猶字程子隨動之說朱子
已欲刪之特未改耳二句見古人車戰之利依者依之

以為備禦腓者芘之以為進退也顧炎武曰小人所腓
正是隨動之說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

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糶汲五人見司馬
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

所以為節制之師也傳云腓辟也箋云腓芘也皆未是
隨動之說合于軍制而戾于腓義恐不可用○陳祥道

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險野非不用
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于戰動則

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衣裝器械有所
齋春秋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郊之戰楚
戎車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先偏後伍伍從其
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
足以待變則古者車
戰之法略可知也
四牡翼翼象弭音米○傳弭弓反

以繳束骨節兩頭為弭是弭乃弓稍弛則反魚服讀如
曲故為弓反末嚴緝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魚服白

為魚皮豈不日戒
反音急讀訖力
獾狁孔棘何楷曰三捷既奏

敢弛備此章所謂遺
述正防秋之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謂戌畢時
思雨去聲
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讀於市

反音噫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

去聲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

帥音

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

去聲

還杖杜以勤歸也

勞來其勤曰勤

洛誥周公咸勤是也

疏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

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救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

戎也

程子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遣之叙其情而

風以義當時之事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子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見以服事殷之實矣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朱子又以此未必為文王之詩

嚴緝遣戍役者指師衆言之其實將帥同遣故詩中

兼言君子小人

首序不及將帥者以將帥體國為心不待勉也

前三章以大義曉之而託于軍士之自道四章五章期其立功之速而因勉之以戒備也末章預叙得還

之日以閔其勞楊柳依依即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
歲亦莫止蓋相為首尾之辭

采薇六章章八句

程子說見集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傳出車就馬于牧也按荀子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傳解本此

自天子所謂我來

讀音力

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

叶節力反音即

矣王事多難

去聲

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

彼郊

集傳郊在牧內本爾雅

矣設此旒

音兆○龜蛇四旒此後軍也

矣建彼旒

矣

箋設旒者屬之于干旒而建之戎車

彼旒

音餘○鳥隼七旒此前軍也

旒斯

朱子曰此章所

謂旄者元武也旄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胡不旆旆

讀蒲寐反音譬說文从扌从市今从

中誤○傳旆旆旆垂貌董氏曰禮德車結旌武事綏旌綏謂垂舒之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况借滋義金氏曰言我憂心已自悄悄僕夫况又瘁瘁○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嚴重深謀然後與陰氣合而圖

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烏能有所為哉○楊氏東萊二說見集傳

○王命南仲往城于

方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獫狁之地而城之

出車彭彭讀如滂旂旐

疏交龍為旂蓋南仲所建以下或載旆或載旟也軍吏載旗經所不陳文不具耳

央央鮮明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

朱子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

天子之命也朔方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朔方注疏不言所在集傳始引漢朔方郡以漢立郡名必因于

古也按虞書宅朔方必正北之地正北是雲朔等州不與周京相直中隔黃河此非獫狁米路故惟今靈夏等

州足以當之耳程子東萊二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說見集傳○昔我往而

道在矣黍稷方華音敷○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蓋六月時也今我來歸而思

雨雪載塗傳塗凍釋也箋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也東萊說見集傳王事

多難去聲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古者無紙書之于簡策故曰簡

書○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讀如洪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箋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將

伐西戎之命皆跳躍而嚮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君子斥南仲呂記嘒嘒草蟲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

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兩見于谷風小○春日遲遲卉音

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

音諱

木萋萋倉庚喈喈

讀如基

采繁祁祁執訊獲醜

郝敬曰敵之為魁首

者執于王而訊問之醜者降服之衆也

薄言還

音旋歸師

赫赫南仲玁狁

于夷

序出車勞還帥也

箋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

義也按文王之時為難者昆夷也伐玁狁無考本紀
文王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書大傳西伯三年伐
犬夷漢書云隴以西有畎戎顏師古謂犬夷即畎戎
亦曰昆夷孟子文王事昆夷是也亦曰混夷繇詩混
夷喙矣是也亦曰緄戎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是也
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
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是可證采薇序之昆
夷即此詩所云西戎也若玁狁是北狄即太王時獯

鬻在朔方之外未聞文王時為患中國毛鄭以天子為殷王受南仲為文王屬觀首章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三章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辭甚鄭重豈是西伯承王命遣其屬為軍將者耶朱子解此詩本用古義集傳更之蓋亦有疑于此耳及考文王之臣四友十亂並無南仲之名惟宣王時常武詩有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鄭氏解云皇父以南仲為太祖則是南仲之曾孫朱子亦從其說意者

南仲為將西征北討自在成王初年

本東陽許氏之說

史軼

其名氏而詩特著之耶或曰據毛公解常武云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為太師是以南仲皇父為二人彼南仲當即此南仲也六月為宣王伐玁狁之詩今采薇出車二詩亦皆有玁狁恐是同時事然宣王北伐既有尹吉甫不應復命南仲况采薇出車杜三詩相次是周公所定斷非宣王時詩也

首章二章述其聞命而忠敬與臨事而憂勞以懈勞

之也三章盛稱元帥之威靈氣燄有扞禦北狄之功
四章言自朔方來歸而西戎又警遂承王命移師以
伐之移師西伐之命所謂簡書也

本鄭箋劉長樂
呂東萊同此說

五

章言南仲伐西戎為一方所徯望如草蟲阜螽其類

相應

本鄭箋程子
東萊同此說

末章則言春晚到家叙景物之暄

妍稱主將之功伐皆喜而詳之也○此章兩言王事

多難前獵狁後西戎也西戎近在汧隴獵狁既却還
師伐之自可不勞餘力○季本曰古朔方今在寧夏

衛其東北為北狄其西南為西戎朔方者狄人通西
戎之要路也城朔方則狄失右臂之助不待攻戰可
伐其謀故曰獫狁于襄襄者駕出其上也黍稷雨雪
叙自北而西往來道塗所見所謂不遑啟居也戎與
獫狁先嘗表裏為患今西戎服則獫狁平矣故曰獫
狁于夷小序以為文王時詩文王無伐獫狁之事亦
未嘗為天子稱王也○陳啟源曰汲冢紀年帝乙三
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

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備合此二條可
為出車詩之證帝乙三年乃文王即位之五年正初
立時也西距昆夷則昆夷為西戎無疑而北備獫狁
亦在此詩蓋南仲乃殷大夫帥王師出會諸侯者文
王正與之同事然則南仲非文王私屬而天子亦豈
殷王紂耶常武詩之南仲鄭氏解為皇父之太祖意
殷亡後南仲之子孫仕于周而皇父正當宣王之世
南仲克戎有顯功于殷故詩人推本其祖言之亦作

詩之法也毛傳分為二人未然又按紀年宣王六年
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正與常武太師皇父程伯休
父語相合並不言南仲從王則毛氏之誤益信矣愚
按此說與詩序相合何氏古義說亦同汲冢書未可
深信而逸周書則兩漢時已有之非偽撰此可據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秋之杜

杜雖識時物之變而義取于秋亦因征夫在外傷其孤特無依

有睆

音莞

明貌檀弓

其實

杜實在秋冬之交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月止作只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

杖實落矣而葉又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征夫歸止程子曰古者戌役兩暮而還今年春暮

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暮遣次戌者每秋與冬初兩

番戌者皆在疆圍如今之防秋也按采薇詩曰歸曰歸

歲亦莫止即過十一月而歸之時也杜詩○陟彼北

卉木萋止征夫歸止即明年仲春至之時也

山言采其杞枸杞可采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音米○李

君子也父母君檀車憚憚音管○何楷曰

子之父母也檀車憚憚音管○何楷曰

敝牡馬有力而亦疲征夫不遠○匪載匪來讀如

以見其久且勞也征夫不遠○匪載匪來讀如

力憂

心孔疚

讀音棘

期逝

歸期已往過

不至

叶朱力反音側

而多為恤

王氏曰多

恤者憂其飢渴歎疾病歎死傷歎何期過而不至也

卜筮偕

讀如几

止會

傳卜筮會人占之

言近

古音考音記

止征夫邇止

顧炎武曰崧高變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古近字多

與幾同愚按辭乃語辭近非遠近之近上从斤辨詳考異

序杜勞還卒也

王氏曰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

咏則下說之出車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

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鵠羽是也

范氏曰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朱氏曰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喜蓋未歸時思之切如此則既歸之喜有不待言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

音離○魚麗者魚入其中而不能出也陣名取此

于鬻

音柳○傳鬻柚椹寡婦之苟魚所留

也詩詁古者獮祭魚然後魚人入澤梁川澤之利人不得專之惟寡婦之家上所矜閔使得織曲簿絕水為梁以苟承之以時取魚音鱒音沙讀蘇何反音若遺秉滯穗之意音常音鯊音沙讀蘇何反音君子有

酒旨且多

朱子曰舊說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鬻酒鯊多亦隔句

叶韻也。○蘇傳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罍

音禮。○本草今黑鯉魚。

夜向北斗
膽獨甘

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鯉音卑。雅

鮐方鯉
偃鯉俯

君子有酒旨且有

以讀如

○物其多矣維其嘉

音讀

歌

矣。○物其旨矣維其偕

紀讀如

矣

物雖嘉旨即所謂嘉也。

不如水產之盛澤物或不如山物之盛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

同上

矣維其時

讀上紙反音氏

矣

此詩後三章復與前三章叶音節至善。○呂記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

而齊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時也。苟非國家閭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

樂矣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摛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

以告于神明矣

箋內謂諸夏外謂夷狄

程子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闕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下傳詩者之言不可取嚴緝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治內治外文武之政也

天保采薇等篇則非文武時作乃天下既定之後周公述文武之志播之樂章耳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李善曰陔隴也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傳有其義而亡

失也

其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

焉曰笙八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此燕禮文

是也孔

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

子夏得為立序則詩未亡篇第

當在于此

以六月序知之

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

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

改什首遂通耳

遂通盡小雅

而下非孔子之舊

從此什而下非孔子

之舊○疏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蓋為記注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彼注又云孔子之時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六篇必有其辭

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
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丘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考
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

代也

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
然朱子以為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是有聲而

無其辭

此劉原父說

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

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呂東萊云此說不為無理

然魯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咏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華谷云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序特因其辭以知其義若本無辭安得有所序之義耶郝仲興云朱子據儀禮于南陔諸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為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駟虞狸首駟虞有辭而曰奏則凡稱奏者非無辭也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樊遏渠即

時邁執競思文等篇周禮之九夏也金奏九夏有辭
笙奏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
詩即七月籥吹七月有辭笙吹南陔以下獨無辭乎
又禮記文王世子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謂管
奏維清于堂下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夫樂由聲
成聲由辭生古未有有聲無辭之樂朱子謂笙無辭
但有譜不知今之腔譜所以調辭也有譜則所譜之
音自成辭矣集傳之說恐不然○鄭氏謂燕禮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今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

明有辭矣新宮有辭則笙詩之有辭何疑

鄭曉古言曰笙詩有

聲有辭如其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有謂斯干為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咏笙鏞以間○詩咏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

古詩以魚麗足鹿鳴什數毛公遷南陔白華華黍附

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頌濱嫌毛公推

改什首為非古于是復為南陔之什而由庚崇丘尚

仍毛公之舊東萊從穎濱說又悉依六月序編之朱子則據儀禮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以白華為次什之首又云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六者蓋一時之詩為燕饗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說者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今考鄭康成說則魚麗殿鹿鳴之什毛公以前本如此朱子謂魚麗是毛公所移恐亦未詳今一依毛公原本詮次

郝本同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疏此實興也傳文畧也但于三章曰興舉中以明上下知魚雖皆興也朱子曰北方以魚為

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之陳啟源曰集傳以嘉魚為丙穴魚實本埤雅埤雅云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集傳

誤作鱒鯽肌諸本皆同必寫刻之謬也又按嘉非魚名猶下章樛木之樛甘瓠之甘耳自蜀都賦有嘉魚出于

丙穴而埤雅引之朱子遂取以釋此詩然此詩嘉魚決非專指丙穴魚而丙穴嘉魚乃是因此詩得名也孔仲

達疏止云善魚孔是唐人豈不知丙穴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為證蓋後世事不可以訓古詩其識過後儒遠矣

烝然

嚴氏釋烝以為有進衆久三義此烝罩罩音荒然當訓衆意集傳云發語聲不知何本罩罩音荒

魚必以其具興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讀五教反音

燕賓必以其禮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效○呂記嘉

魚羣然入于網罟之又罟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係于君心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蘇傳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而不求即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罟之是以魚無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于魚則豈有不可得者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汕○爾雅巢謂之汕說文魚遊水貌集傳從爾雅淮南子罟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詩詁罟今提罟罟之自上而下者也汕今捺罟罟類罟之自下而上者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音看 ○南有樛木甘瓠

音護○瓠瓠累之呂記樛木下垂以興君子瓠之甘者以興賢○蘇傳魚非有求于人而人則取苦瓠甘之以為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于地是豈可強使從人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累之而上物

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音進烝然來讀音力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又讀夷音反音亦○又者燕而又燕也禮上公三燕侯伯再燕思此章思字皆詔助辭與漢廣詩同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嚴緝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樂官備采蘋樂循法采繁樂不失職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

嘉魚曰與賢以詩言有酒燕賓是與之相親也有臺
曰得賢以詩言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是得之為用也
王志長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興君子求賢之誠甘
瓠纍之烝然來思興嘉賓從王之志惟求賢之誠既
孚則從王之志自切此詩先後之序也○按嘉魚甘
瓠味之美離禽之孝皆以喻賢也上籠之如罩下撩
之如汕至誠求賢之道也木樛瓠纍言上能屈已下
賢則賢得以上進固結不可解也烝然來思言上求

之至則賢如騅鳥之羣然來集也曰來曰又俱有親
 就之意朱子謂興之全不取義何也顧大韶曰既不
 取義矣又何興乎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

讀田飴反音題。臺一名夫須陸璣云莎草也本草實即今香附子

北山有萊

讀陵之反音黎。爾雅翼萊落帚或云落藜初生可食莖可為杖。歐陽義高山多草木以興周大國多賢才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疏無期無期竟也 ○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呂柟曰臺萊多根故以興基桑楊遠發故以興光

樂只君

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

陸璣疏杞木如

檇理白而滑何楷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此杞當作枸櫞

北山有李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

讀如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

音考讀如

北山有杻

音紐○栲杻見唐風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上聲○箋言其遐遠

也豈不眉壽乎愚謂此是倒句法詩中多有之不必訓遐為何也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

音矩○木蜜也本草名枳椇朱子曰味甘能解酒毒人家種此木者則醞酒不成

北山有楸

音庾○爾雅楸屬集韻似山楸而黑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音苟讀五

樂只君子保艾

五益反音礙

爾後

讀下五反音戶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

箋人君能以禮樂樂此賢者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太
平之福集傳統以頌賓客言之○郝敬曰此詩朱子
亦改為燕饗通用之樂惟以燕禮歌南山有臺為據
夫鹿鳴魚麗嘉魚辭云有酒猶疑似燕饗此詩不及
飲酒本非為燕饗作也山有草木多材之比也亟歎
樂只君子言得賢才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

窮之慶所以為樂得賢也。○陳啟源曰：魚麗嘉魚有臺三詩，朱子因儀禮間歌之文，遂皆指為燕享通用之樂，而斥序為非，不知序所云作詩之本意也。間歌三詩，用詩為樂之事也。作詩時原不為間歌，今之釋詩者自當推求作詩之本意，序說可概廢乎。

用樂與作詩之

意本不相謀馬端臨已辨之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傳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禮亦用焉

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矣

疏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通歌不比篇而

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

陸德明曰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

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以

類相從

呂記以孔氏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

○古樂南陔合

吹黃鍾大呂二宮白華合吹太簇應鍾二宮華黍合

吹姑洗南呂二宮由庚合吹蕤賓林鍾二宮崇丘合

吹夷則中呂二宮由儀合吹無射夾鍾二宮

蓼

音六

彼蕭

陸佃曰蕭蒿也微物而香能上達故詩以沉四海之諸侯

斯零露漙漙兮

露零于蓼蕭有天道下濟之象故以為興

既見君子

箋既見君子言朝見于天子也

我心寫

讀想羽反

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

蘇傳譽豫通樂也

處

上聲。蘇傳

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于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于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子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温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呂記如羊反音攘

既見君子為龍

寵也為光

箋言天子之恩澤光曜被及也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

泥泥

音你古音考音瀾

既見君子孔燕豈

呂記開在反音愷

弟言甚哉燕時如

此樂易也宜兄宜弟

蘇傳兄弟同姓諸侯也

令德壽豈

讀如字○嚴緝天子能宜其兄

弟之國與之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舉同姓以親該疏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音既見君子脩

音條革何楷曰脩即轡之別名革乃轡之垂者轡以皮為之故云脩革轡馬

韁也御者所執

冲冲

呂記敕弓反音充

和鸞

按集傳在鑣曰鸞與駟鐵詩注不合劉瑾曰鑣恐當

作衝衝是車前橫木即軌也鸞在衝上近于馬和在軌上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奏

若卓行速則不相應遲則不
響若雜然都響便不合節奏
雖雖萬福攸同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言澤及天下之諸侯

澤及四海序彙括興義為文也王者建萬國親諸侯
故其來朝者以蕭草自喻以零露喻王澤詩中君子
皆指天子蘇傳燕笑語兮言接已之温厚也為龍為
光言恩寵光耀及已也宜兄宜弟言兄弟之國同來
朝者無不親睦也脩革冲冲和鸞雖雖鄭康成謂諸
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故云然疏引周禮

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注云賓位者大門內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一說也王介父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倻革和鸞矣東萊云韓奕之二章王錫韓侯倻革金厄三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此又一說也朱子則謂天子燕諸侯之詩君子指諸侯倻革和鸞諸侯車馬之飾也愚按左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

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預注賦
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為龍為光欲以
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
樂也和鸞雖萬福攸同欲與賓同福祿也元凱蓋
以賦詩之意是主人頌賓朱子據此為說與序意亦
可相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

呂記直減
反曉上聲

露斯匪陽不晞

音厭厭

平聲○疏
云安閑

夜飲

歐陽義古雖以禮飲酒燕示慈惠有至夜者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文○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為大燭于門外

不醉無歸○湛湛露斯

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載鄭訓則考成也何楷曰按儀禮受賓聘饗則

于太廟食則于禴廟惟燕行于寢故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此云在宗載考者蓋饗畢而燕在宗廟寢室之中成此燕禮也陳啟源曰毛云夜飲必于宗室箋疏俱無訓宗室謂宗廟之寢室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名室燕則是寢非廟矣鳧鷖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義同但彼為賓尸在廟門外之西室此為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集傳以宗為路寢之屬未詳明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陸璣疏山木也或云枸杞○歐陽義言在豐草杞棘者以露之

被草木如王
恩被諸侯

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程子曰忠順之心温克之容皆令德也

○其桐其椅

音醫

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疏當奏咳夏之

節猶善

威儀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云云見集傳

天子燕諸侯之禮三禮無文鄭以豐草為同姓是矣

又分杞棘為異姓桐椅為二王之後則鑿說也

歐陽義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為比豐草

杞棘露之無不被也卒章別引他物詩人比事多然

朱子曰前二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
後二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中亦寓規

湛露四章章四句

曾氏說見集傳

彤弓弨

音超。疏說文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嚴緝賜弓不張

兮受言藏之

毛鄭謂諸

侯受王賜而藏之王介甫改訓為王受工獻藏以待賜呂記朱傳皆用其說

我有嘉賓中心

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東萊說見集傳

○彤弓弨兮受言載

讀子利反音祭。劉瑾曰載彤弓于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

之我有嘉賓中心

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讀于記反音意。右者勸飲而導其位謝氏曰古者以右為導

之○彤弓昭兮受言橐

音高。韜弓衣。

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去聲。

之鐘鼓既設一朝醕

音酬。讀大到反音導。醕者復勸而報其勞。

之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嚴緝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禮

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

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已

却敬曰朱傳作燕有功諸侯錫以弓

矢之樂歌詩言饗非燕也燕饗皆酒而饗主于錫以

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國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

俎公當饗卿當燕燕或至夜饗行于朝故曰一朝饗之嚴緝二章傳云右勸也三章傳云醕報也孔氏以勸功報功釋之蓋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為訓共儉爵盈而不飲非必有獻醕也孔說為得愚按燕饗固異然饗畢即繼之以燕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甯武子言報宴報功宴樂而鄭氏解右之醕之引儀禮賓受爵奠于薦右及主人獻賓賓酢主主復酌賓曰醕皆出燕禮蓋言饗可以包燕也華谷引左傳饗醴命

宥謂右與宥侑通皆助也饗醴必有賜以為宥彤弓
乃宥之大者夫饗禮本為彤弓而設豈有以之為助
者乎

彤弓三章章六句

東萊說
見集傳

菁菁者莪

蘿蒿也陸璣疏葉似邪蒿而
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

在彼中阿

說文
阿曲

阜也大陸曰阜其曲處名阿按莪本
生澤田亦生高阜故陵阿通有之

既見君子樂且

音
洛

有儀

讀如
俄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按箋云五
貝為朋集

傳用之貝有五種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漢食貨志二貝為朋貝即瑋瑋出南海或云貝非瑋瑋存以 ○汎汎揚舟載沈載浮

陳啟源曰鄭云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

待攷 人文亦用武亦用于人之材無所廢孔氏以載沈載浮與載飛載止載震載夙相類例訓為則按詩中載字如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皆取任載為義何必專訓則耶集傳以未見君子心無所定言之則近于曲說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序菁菁者莪樂育才也人君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

陳氏曰正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歟嚴緝樂與賢樂得賢樂育才三詩一體皆言以樂樂之育才于學校而燕飲作樂歌此詩焉是謂樂育才也

此詩毛鄭以君子為人君則既見君子主賢才言之不如謂人君樂于得才其說為長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為人才之比首章二章言王者育才如陵汜之育物見此濟濟多士為之喜樂且有禮儀以晉接

之也

謂燕飲之禮儀

三章錫我百朋言人才珍重朝廷猶易

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末章言揚舟于物無不載

從鄭

說以興國之人才無不可用今既見之故我心安適

而休休也序云天下喜樂之乃是旁意韓退之推行

其說文雖工而義無當朱子作宴飲賓客之詩此又

失之泛矣○范氏曰養天下之才莫如致敬有禮則

賢者出而風俗厚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蓋謂此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

音西。傳棲棲簡閱貌。

戎車

疏春官革路以戎其等有五

既飭

音救四

牡駉駉

音達

載是常服

讀如白。傳日月為常按周禮司常云王建大常大司馬云若大師

則見太常比軍眾誅後至者載是常服謂車中或載太常或載戎服兩舉之也鄭氏訓韋弁服為常服集傳從

之。陳啟源曰太常惟王建之大師王親征也王肅因毛訓大常遂謂六月乃宣王親征今既從鄭遺吉甫之

說則常服從鄭為當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于叶

逼反音域。箋于曰也命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陳啟源曰于日也爾雅釋詁文左傳于民生之不易

于勝之不可保杜亦訓為曰是也

○比物四驪

比物詳集傳疏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言四驪者

戎事雖以齊力為主 閑之維則 陳啟源曰二章傳云必先教戰然後用師二語

亦不厭其同色也 正簡閱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叶同上。王氏曰上既言之事 四牡駢駢矣此又追本比

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上既言載是常 我服既成于三 服矣此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

十里 箋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出征以佐天子述王

命吉甫之言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 說文顛大也 薄伐玁狁以奏

膚公 大功 有嚴有翼 謝氏曰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 共

武之服 讀同上。供其武事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

孺 音護 整居焦獲 音護。何楷曰爾雅十藪周有焦獲郭注在扶風池陽縣瓠中亦名瓠口漢溝洫志

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豳口為渠是也今在西安府三原縣其地有焦吳里焦村數處王翺云焦吳即焦獲之訛朱傳分焦獲為二非也陳啟源曰毛傳云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此言非也焦獲在漢池陽縣今西安府三原涇陽兩縣地也三原在府城北九十里涇陽在府北七十里焦獲又在其北要亦不甚遠其去周京不過百里安侵鎬音浩及方鎬方二地毛鄭皆得便與獫狁為鄰乎里之鎬必非鎬京方亦必非朔方也經文自鎬而方而涇陽可見方之去周京比鎬為近矣豈得為靈夏之朔哉

至于涇陽疏水北曰陽故織音志與幟同○箋織微也將帥以下衣皆著馬疏織者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繆各畫其章又絳為梳書名于末為微織以著于衣兵凶事若有死

文鳥章周禮司常鳥隼為旟疏自王以下皆畫其所當建獨言鳥章以

統其餘呂記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

之號初非一物以其**白旂**陳啟源曰白旂是大將所建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爾雅繼旒曰旂注云帛續旒為燕尾意無燕尾為旒有燕尾為旂此其別乎又巾車革路建太白以即我注云

太白殷旗鄭答趙商以為王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劉熙釋名亦云白旂殷旌也帛繼旒者也然則白者旂

之色繼旒者旂之形也詩之白旂與左傳僖二十八年之大旂同皆戰時所建則旂即太白何疑

元戎十乘去聲。史記注韓詩章句法大戎十乘謂車

之**以先啟行**杭音。○**戎車既安**讀于連反音烟。如**輕**致音如軒四牡

既佶吉音。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古音考音延。顧炎武曰詩薄

伐獵狁至于太原傳箋皆不注所在集傳以為今太原府陽曲縣恐非蓋至于涇陽在今京原之間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涇州郡縣志涇州平原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唐之原州今之平涼固原涇州皆周人禦獵狁之地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王畿千四五百里安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唐叔所封之國也若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虞太原則是今之晉陽也古書地名多有相同者不可不辨又曰今之平涼後魏始置原州其所以立名或取詩至于太原之文趙時春平涼志曰太原之大當讀如字獵狁侵西周其去也宜從涇北平涼之太原以出安有渡黃河而至山西之太原者哉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禮記武生致右憲鄭

氏讀作軒。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為二途。儒士武夫，各為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兼才，可為萬邦之法。則者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千里我行永

久。讀如飲。去聲御諸友。讀如以。○疏：王飲之酒，進其在室諸同志之友，與共飲，以盡其歡。范

氏曰：諸友，諸臣也。古天子以羣臣為友。集傳作吉甫與朋友私燕。包。音庖，即鼈膾鯉。何楷

曰：考燕禮，天子之燕，不過牲牢鼈鯉，非禮所載。故集傳以為吉甫私燕于理為優。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讀同上。朱右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朱說從集傳。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疏：毛意此篇宣王自征鄭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

惟常武宣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廢矣。皇王自行爾。

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
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
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
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
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
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
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隳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
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

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

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疏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此序原變雅之所

始由

邾敬曰毛公此序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見聖人刪詩正樂之意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為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

篇中凡稱我者皆詩人代為吉甫之辭首章述吉甫

受命之始也二章三章言戎事之備四章五章言却

狄之功末章言吉甫既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進諸

友與共飲而張仲與焉用鄭說蓋使文武之臣禦外以

孝友之臣居朝見毛傳宣王所以克成中興之功也范氏

曰戎狄四支也朝廷心腹也有孝友之臣日納王于善然後吉甫征伐有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

音起。按毛氏以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維康維芑為穀臨川王氏皆以為穀范氏補

傳云新田蓄畝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嚴氏主此說李氏又云既謂之采必

非穀矣集傳則以芑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故賦其事為興或疑三代行師恐無取菜民田之事然采芑與采芑本用陸璣疏但璣云似苦菜今集傳直云苦菜又云即今苦蕒則與茶苦

于彼新田于此菑

音淄。疏。菑。炎曰菑始災。

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畚和也田舒

畝音米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

三千箋以為羨卒盡起疏以為兼起鄉遂之衆王氏云會諸侯之師劉氏曰隼

司馬法其車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劉瑾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廩養五人

師干

程子曰師于猶今云兵車也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

其之試蘇傳試其衆方叔率止呂氏曰泄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

止則作而用之故下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疏下言鈎膺知路車是金路也巾車云金路同姓以封方叔或是同姓不乘革路者革路臨戰所乘此方受命

率軍故不言戎車也季本曰朱傳以戎車釋路車按戎車革鞅而漆之是為墨車今日路車有奭奭訓赤則非

戎車簞第音弗。疏其車以方文竹簞為蔽飾陳祥道曰衛夫人之車以翟第齊襄公方叔之車以

簞第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魚服音白魚服見采薇或引左傳齊桓歸衛夫人之魚軒非是嚴緝其

車之所載有鈎膺疏巾車五路惟金路無錫而有鈎鈎魚皮之矢服鈎膺以金為之馬頰之飾也在膺之飾惟

有樊纓故毛云鈎樊纓也音棘楊旭曰此章起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韻與三四六七句叶而

次句猶與五句叶
下二三章倣此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六鄉

適中之地何楷曰田愈治則愈美以興衆愈練則愈精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

箋蛟龍為旂題蛇為旒此言軍中將帥之車皆備董氏曰旂諸侯所建旒縣鄙所建也諸臣之旗旂為上旒為

下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
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

音杭

音杭

約軼轂也乘蒙轂金飾錯衡之車蒙轂約也疏說文云軼長轂也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傳云朱

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某氏曰說文錯金塗也車軼曰衡塗金

于軼所以為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按集傳云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錯文也解此句未備又商頌

烈祖詩助祭諸侯亦乘約軼錯衡之車則此不必言兵車矣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八鸞

瑋瑋

音倉○疏四馬八鸞車行動則聲瑋瑋然

服其命服朱芾

芾服腰垂股所以蔽膝以

韋為

斯皇有瑋葱珩

音衡讀戶郎反音杭○珩繫組貫珠以玉為之疏三命赤芾葱珩至

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輔氏曰約軼錯衡以下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

之蓄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

○馱

音非彼飛隼

息允反音荀陸佃曰鷹

之擊物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故取以為興

其飛戾天

戾隼飛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入敵也

亦集爰止

程子曰隼之急疾亦集于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

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

音征○說文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陳啟源

曰鏡與鐺皆名鉦此鉦則是鏡非鐺毛云鉦以靜之鐺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非鐺孔氏辨之甚詳不知集傳

何以人伐鼓本云鉦人伐鉦鼓人伐鼓疏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

之上是未陣時是也
陳師鞠旅古音考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讀如

王氏曰淵淵深也
師衆則鼓遠聲深
振旅闐闐音田叶徒鄰反音朕○嚴

振旅蓋蠻夷望風畏服不待戰也
闐闐衆盛也言旋師而歸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

方叔元老傳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陳啟源曰時方叔以命卿為五官之伯元老以官言

不重在齒也朱傳云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似輕其老者于義短矣
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戎車嘽嘽音灘
嘽嘽焯焯釋文焯吐雷反又他

傳引此作嘽嘽推推顏師古讀吐雷反後人遂并此焯字讀為吐雷反亭林顏氏嫌其改經文以就史傳云焯

見左傳僖五年音他屯反此與彼同愚謂焯讀吐
雷反音推此音與下雷威韻正協從之未為不可
如霆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此詩多以三句為韻又是一體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首章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師律之嚴末章遂言
其成功也○曾氏曰芑與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
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
帶劔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盛著功名
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但咏其車服之美

而已

郝敬曰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頽
敗之後敵驕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狄既平軍聲
已振方叔再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
氣矣詩可以觀于此見之○王志長曰宣王于獵狁
之難命吉甫為大將必以方叔佐之至北狄畏威遠
竄國勢既壯荆蠻小醜先聲已奪其氣及方叔率師
一出遂望風來威是以六月之美吉甫曰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有不止于將帥之任者采芑之美方叔曰
顯允方叔顯則陰陽進退無不明允則賞罰號令無
不信此正必勝之將也以吉甫當獫狁而不謂之小
其才以方叔威蠻荆而不至于隳厥績宣王之赫然
中興豈偶然哉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

堅

我馬既同

齊同

○按傳引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本爾雅文以尚

純尚強尚疾釋之吉日云既差我馬差擇也此云我馬既同同齊也擇之以使之齊二義相因也

四牡

龐龐

音龍。董氏曰說文訓龐為高屋此蓋言馬之高大也。

駕言徂東

蔡汝楠曰周公營洛

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洛近洛中乃兵車輻輳之處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洛以合中原此聖人貽謀之善也車攻幸洛蒐狩故詩人美而咏之。

○田車既好

讀如吼

四牡孔阜東有甫

草

讀此苟反。毛云甫大也。鄭音補云即鄭圃田澤集傳從之。

駕言行狩○之子傳

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

于苗

疏周禮夏獵曰苗之子于苗明是在夏上言行狩狩

是獵之總名

選徒囂囂

音翔

建旄設旄

建旄以統人設旄以飾旄

搏獸于教

呂記教山名左傳士季設七覆于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驚奮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愚按圃田在中牟教山在滎澤二地相去不遠宣王時鄭未徙國猶為東都畿內故得往田焉但康成以甫草

為圓田之草破字非古
故東萊仍從毛傳之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

王氏

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
蒞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于王則赤芾

臣道也故此金鳥疏金鳥即禮之赤鳥也赤鳥而加金飾
會同有繹此言諸侯

皆會合同朝見天子于東都非行時見殷見之禮也考
周禮大宗伯注時見殷見不同時其禮各別曹氏曰

東都本諸侯朝覲之地夷厲以來此禮久廢
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
○決拾決拾

詳集既飲音次弓矢既調讀如同
臂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

又強弱相配射夫既同却敬曰同謂助我舉柴音恣借
而適調矣協力助王

從說文作筴。按調本田聊切一徒弔切一職流切又
一葉徒紅切離騷擊咎繇而能調叶求矩獲之所同是

也此吳棫韻補之說朱子從之顧炎武曰此章首尾為一韻中二句為一韻蓋詩之變體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罔非爾極稷與極為韻天與民為韻同此例也○陳啟源曰諸侯而目為射夫此章所言蓋皆射禮也孔疏以為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既同者同復射位在澤宮也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乃鄭箋之說集傳指為田獵意以下章言田而此章先言田罷叙事倒置耳然詩人叙事前後間有不拘即此章言舉犖下章乃言如破亦豈依前後為次耶又曰助我舉犖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尚布散原野安見有積舉柴當在澤宮明矣愚按此章事在田獵之後文在田獵之先者孔氏謂承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令其事相次故射夫即指諸侯又謂田無射禮惟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古說如此今得長發闡明甚

○四黃既駕

王氏曰前曰四牡既言力之強此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何楷曰康王之誥

言諸侯布乘黃朱以為庭實此周馬
貴黃之證故孔氏以此章屬宣王也
兩驂不倚讀于箇反音傍

○疏兩驂之馬不相依倚集傳作倚云偏倚不正王氏
曰兩驂不倚言御之能正其馬也獨言兩驂者驂在服

外易于出入也
不失其馳讀徒卧反音惰○劉瑾曰五御之目

舍矢如破古音考倚讀阿馳讀駝破讀婆郝本同○箋

射者之工矢發即中如推破物○何楷曰毛
傳田者刈藺以為防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間

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櫛門中闌也握四寸擊挂著
車兩軸去門各止四寸若軸頭挂于門則不得入故貴

于兩驂不倚也入此門當疾馳蓋乘車馳之勢以從禽
稍遲則失故貴于不失其馳也不失其馳然後射者
能中是以舍矢如破也不明古禮安能解古經哉○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徒行艱御車上御不驚大庖不

盈

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知古之貴

仁義而賤勇力也儀禮注引尚書大傳曰戰鬪不可不

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後鄉大

夫相與射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

貴揖讓賤勇力向之取于園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于澤

宮揖讓之取也皆可與相證○陳啟源曰大庖是王所

擇取之三十禽與士大夫無與王者之田殺不盡物豈

如後世所誇風毛雨血禽○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聞

相鎮壁獸相枕藉者哉

之行而不聞宣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傳大成謂致太平嚴

無遺緝大成謂功業極盛

憾也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

古田獵之制毛傳備矣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
主因田獵而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
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出獵也

此東萊說

赤芾金鳥

會同有繹言諸侯來朝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

詩人美之猶後世云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也

此曹

氏說五章六章言田獵時獲禽之衆與射御之良據孔

疏以五章為頌餘獲之射在于澤宮其義可通也蕭
蕭馬鳴以下言獵罷而歸始終靜治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

疏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

長也愚按馬祖乃天駟房星也孫炎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曰天駟毛傳以伯為馬祖豈即指房星耶

既

禱讀丁口反音斗

田車既好

讀如

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

禽獸之衆醜類

○吉日庚午

曲禮外事以剛日戊與庚午皆剛日也崔靈恩

云外事指用兵之事

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

音語

漆沮

音苴漆

沮在岐周左傳成有岐陽之蒐即此地陳啟源曰朱傳以漆沮在涇渭之北按宣王石鼓文實在岐陽文中述魚獸甚多則此為岐之從天子之所傳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姚舜

牧曰言漆沮之旁禽獸最多非甸侯采邑之地乃天子所宜獵者若漢武帝射獵近郊蹂躪稼穡則非其地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音儻儻音俟俟或羣或友音悉

率左右以燕天子箋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按射禽必自其左故云順其

宜也集傳則云率同事之人各供其事此說為長燕天子不專在獲禽蒐狩之禮天子親執路鼓申號令明賞罰人心競勸光復大業是所以樂天○既張我弓既挾

我矢發彼小豝音殪音此大兕兕小以中為難故曰發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馬

疏留意于馬祖之禱祈是能謹于細微也求禽獸惟

以給賓是恩隆于羣下也程子曰漆沮之從天子之

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

嚴緝詩美田獵耳後

序舉三隅言之

○王志長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此下奉上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此上迨

下也下恒奉上則永無飛隼之嗟上恒逮下則永無尸饗之歎君子所以貴有終也

車攻由乎東都之教地吉日田于西都之漆沮也上

之射夫此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頒禽之類言

于車攻伯禱差馬酌醴之類言享于吉日蓋彼此可以

互見也劉瑾曰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字也進賓客以酌醴猶車攻之大庖

不盈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說見集傳

詩經通義卷六